

論城鄉合作

著 蘇 盧

新書館發行

三聯書店發行



論 城 鄉 合 作

廬 蕓 著

知新·書讀·活生

三聯書店發行

論城鄉合作

著者

蘆

蕪

發行人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平：王府井大街86號

上海·濟南 哈爾濱·香港

天津·開封 瀋陽·大連

長沙·西安

基本定價

貳

圓

整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運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當城市從反動派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人民壓迫統治的集中表現）下解放出來，城市與鄉村的敵對和分割，第一次從根本上被打破了。

打破了敵對和分割，並不只是建立了相互的依存；舊的城鄉對立的消除，只是意味着新關係的開始建立，要達到真正的『城鄉合作』，還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過程。要討論新舊的城鄉關係，首先讓我們來簡略地探究一下資本主義各國城市形成與發展特點，從而進一步考察中國城市的特殊屬性。

目 次

一 資本主義各國城市的一般特點與中國城市的特殊屬性……………一

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 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紀站 反動統治的神經中樞
文化的偏枯

二 抗日戰爭與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城鄉關係的變化……………六

在國民黨統治區 在解放區

三 新的城鄉關係如何建立……………三

發展城市生產與提高農村購買力 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避免盲目發展生產
農業生產如何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 聯繫城鄉的紐帶——合作社 知識爲
農民羣衆服務

一 資本主義各國城市的一般特點與中國

城市的特殊屬性

「（資本主義的）文明使一切分業加強，尤其激成了城市與鄉村的對立。」

——恩格斯

按照資本主義國家城市發展的規律看，近代城市的形成與發展，是與工業化的發展程度不可分離的。資本主義各國工業化的發展情形，又不是經歷完全相同的道路的。歐洲的英、法兩國，是在推翻了封建制度的基礎上，發展了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工業。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徹底性上，英法兩國又各有不同；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的革命中，很快的轉向和地主貴族的妥協。法國的大

革命，由於人民羣衆革命性的深刻發動，防止法國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的妥協、投降；『在大革命中，法國破毀了封建制度，建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其古典的純粹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度所不能比擬的』（註一）。美國則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封建制度根本沒有在這些殖民地的移民中真正的形成與生根。『在美國沒有發展一種不能獨立的農民層。既沒有土生貴族，也沒有封建習俗，土地只能用租金租來，莊園不能承繼，長子承繼權的習俗一般地說並不盛行』（註二）。如果以日本爲例，可以見到工業化發展的另一種形態，日本的工業化，並不是在摧毀封建制度的基礎上，而是在保留舊的封建制度的情形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日本工業化的過程，一開始就是對外攫奪原料，爭奪市場傾銷商品，而對其國內的勞動人民則是野蠻的壓榨，用加重對工人榨取的辦法

註一 恩格斯：「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序言。

註二 「美國憲法釋例」，引自 A·倫第著：「現代民主運動史綱」。

來減低生產成本，藉以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競爭，用較歐美更爲低廉的勞動者的血汗來積累資本家的財富。

如果從工業化與農業生產力的關係上看，各國的情況也不相同。美國工業的發展，使農業技術得以改進，農業生產力得到提高；但由農業中巨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導致了土地的不斷分化和小農經濟之歸併；鄉村土地大量的集中到農業經營主手中，農民成爲農業主的僱傭工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使農業主的收入增加了，這種收入的增加，正是建築在對農業僱工的剝削上。法國則是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在農業生產上佔極大優勢，『他們所耕種的小塊土地，排除了任何分工與應用科學的可能』（註三）。在小農經濟的生產基礎上，機械化的生產是不可能的。這種工農業發展上不相適應的情形，直接影響到法

4
國工業生產的發展，無論從農民的經濟生活和政治覺醒看，法國農村之落後都成爲最顯著的現象。日本的農村則至今未摧毀封建的生產關係，農民的貧困、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發展不相適應的特點，更爲顯著。

從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城鄉關係看：鄉村是城市食糧和工業原料的生產與供應基地。城市的居民並不從事農業生產，糧食供給完全仰給於鄉村；城市愈大，市場的消費量也愈大。城市是工業生產的中心，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一部份需要向農村採購，如棉花、桐油、煙草、麻、花生、大豆等；工業生產力愈大，需要向農村購買工業原料作物（或稱經濟作物）的數量也愈多。城市收購農村的糧食和工業原料，又以工業製成品向農村推銷，一來一往之間，城市對鄉村直接從事生產的農民進行了剝削和壓榨。當資本主義還在向上發展時期，城市處在安定的情況下，城市中工業的發展是還能起推進農業生產力的作用的。因爲在這種情形下，市場對農業品的需求甚爲鉅大，經濟作物較一般的糧

食的種植獲利優厚；而且都市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農業工具的機械化，農業科學知識的提高，肥料、種籽的改良，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水利灌溉的修建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有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的作用；但這種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國內市場的形成，是通過大批農民的破產而完成起來的。從城市與鄉村的關係看，城市完全統治了鄉村，農業勞動者註定了要忍受艱苦的生活條件，農業始終落後於工業，鄉村日益落後於城市。在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敵對發展到最尖銳、最深刻的階段。帝國主義時代發展起來的獨佔的資產階級城市，通過銀行，用市場壟斷的方法抬高工業品價格的辦法，使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越來越大，用直接間接的捐稅，以及各色各樣的負擔來剝掠鄉村。在鄉村裏除卻受剝削的農業僱工外，小農經濟只有以極端緊張的勞動與極度減縮消費

爲代價，方能保持獨立自存的外貌；這種經濟之得以維持，正如列寧所說的：「只有藉悲慘地減抑消費和苦役的二重勞動」。

資本主義國家內，由於農業落後於工業，鄉村落後於城市，農業生產愈來愈不能滿足工業生產發展的要求。由於農民日益破產和貧困，國內市場的購買力日益低落。資本主義不但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並且用戰爭與掠奪的方式把殖民地、半殖民地淪爲原料附庸國，變爲其具有世界性的巨大鄉村；獨佔資本主義即從其中掠奪原料和推銷工業生產品。

遠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上，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城市與鄉村的敵對，已經極爲深刻的指出：

資產階級使農村服從城市的統治。它創造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的數目比農村人口有高度的增加，這樣就使一大部份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野蠻與半野蠻的國度從屬於文明國度，農業人民從屬於資產

階級的人民，東方從屬於西方。

對比着封建制度下的小農經濟的生產，資本主義使農業生產力向前推動和發展了一大步；但由於它內在的缺點——生產工具私有制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沒有能力合理地發展農業生產，也沒有能力使科學技術合理地運用於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條件下，鄉村是盲目地、自發地追隨着資本主義城市而行，按城市的樣子而改變，市場的盲目規律也同樣支配着鄉村。農業生產不能按社會的需要作合理地、計劃的生產，只能以狹窄的專門化的方法來減少農業生產品銷路的危機。由於市場競爭，農業經營主劫掠式地使用土壤，短時期內即破壞了土壤的肥沃程度。以美國為例就明顯的表現出土地肥沃性不斷低落的過程；大片土地變成不毛的荒野。尚在第二次大戰前夕，美國的土地就有一半左右受風沙侵蝕，這種風沙摧毀了大部份土壤肥沃的上層。由於追逐市場利潤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農業生產，不可能作合理地平衡發

展，也不可能使農業生產按作物地區的土壤、氣候等條件作合理的配置。工業集中在少數大城市中，與原料的來源隔絕，這也加深了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矛盾。

資本主義製造出畸形的區域的經濟專門化，使得一些區域的經濟特別發達，而其他一些區域卻呈現衰落的現象；這種差別的距離越來越大。農業生產中極端狹窄的專門化，任何一種帶給獨佔資本家巨大利潤的作物之生產，都耗損和破壞土壤的肥沃，因而引致農村勞動大眾生活水準的不斷低落。特別是殖民地的農民由此而遭受的痛苦更為深重。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這種野蠻的經濟侵略，是有着長期身受的痛苦經驗的。抗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殖民地化中國的陰謀；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大量傾注商品，使中國的民族工商業陷於衰落和破產。帝國主義者通過軍閥、官僚、買辦和農村的封建統治者向農民掠奪工業原料；這些盜匪式的剝掠行為，對於中國人民

都是記憶猶新的。只有瞭解到帝國主義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作爲掠奪對象的世界性的巨大鄉村，我們才能更本質地把握錯綜複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城市與鄉村的特性。

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特點，中國少數的大、中城市與鄉村的關係，除卻帶有資本主義國家城市的一般特點：城市壓迫鄉村，城市剝削鄉村外，同時更具有和中國社會相應的封建性、買辦性的特點：一方面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本、高利貸商業資本的互相結合，共同榨取鄉村。商業資本的各種投機活動，封建性的高利貸的利潤，都遠高於工業利潤。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處於支配地位。中國城市發展的結果，並不是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促進了鄉村的繁榮，相反地是加深了農村的衰落。城市榨取了農村，吮吸農業勞動者的血來餵養了自己，但城市本身並不是在工業生產發達的基礎

上成長起來的，不是生產的城市，並不能供應鄉村以工業製造品。

假如我們再作粗略的分劃，又可將中國的大城市分作兩種不同的類型：

資本主義
國家的商
品經紀站

上海和一些沿海的通商口岸，可以算做這一類型的代表。

這一類城市的形成，正是中國社會殖民地化的鮮明烙印。帝國主義國家憑着他們的『船堅砲利』，並以他們的商品爲砲彈，突破了舊中國閉關自守的自給自足經濟。從鴉片戰爭結果所締結的南京條約開始，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地獲得向中國內地進行經濟侵略的據點。沿海的通商口岸，逐一地成爲帝國主義向中國人民吸血的神經中樞。資本主義國家一面憑藉其先進的工業生產，以價廉物美的商品，向中國內地大量傾銷，一面憑藉各種不平等條約，如協定海關稅率、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關住租界等特權，擴大其經濟侵略。這些城市也曾經發展了一種表面的『繁榮』，但這種『繁榮』不是建築在自主的健全的經濟基礎之上，而是建築在帝國主義、買辦

官僚資本相互結合的基礎之上，形成一種特殊的畸形發展狀態。雖然這些城市裏逐漸發展了一點現代化的工業生產，但在數量上是微不足道的。根據抗戰前的調查，上海全市的工業投資中，外資佔三分之二。很多重要的企業部門，特別是金融、交通、水電等大多操縱在外國資本和中國官僚買辦資本之手。就這些城市的主要職能講，仍然是推銷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商品。這些城市其實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國家城市的附屬品，是帝國主義商品的轉運站。廣集於這些城市的是帝國主義商品經紀人的買辦資本，從事於各種投機、倒把的商業資本。根據一九三六年左右的統計，單是上海一地，各種買辦性的洋行爲數達七百家之多；商業資本佔全部資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帝國主義憑着這些經紀站向內地的中小城市和廣大的鄉村伸出了吸血的魔爪。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商品傾銷的結果，原來存在於中小城市的手工作坊和在鄉村中的手工副業都被摧垮。城市的畸形繁榮愈增加，鄉村就被榨取得愈加貧困。

反動統治
階級的
神經中樞

另一類型城市，可以北平、南京作代表，這類城市長時期是舊時代統治階級的政治中心，是統治集團的神經中樞。在這些城市中不僅維持着統治者用以榨取和「治理」人民的官僚機構，而且豢養着大羣用來統治人民的爪牙——官僚、政客、龐大的士大夫羣，以及軍隊、警察、憲兵等用來維持反動統治的武裝。由於這一大羣統治集團寄生階層的存在，就必然有大批爲統治階級直接、間接服務的人聚居在城市，如像北平一向存在的各種特種手工業的藝匠，各種侍應人的工役、供統治者消遣開心的藝人、以至裁縫舖、首飾舖、酒樓、飯館、妓院、賭場等。這些，大部份是直接依存於統治集團的。和官僚集團密切相關的，是脫離生產靠地租養活的地主羣，他們中間有一部份同時就是官僚集團中的一員，有的雖然不是官僚，但和統治集團有着各種牽藤附葛的關係。這些地主或者爲了在反動政權的統治中心求取更多的安全保證，或者爲着求取生活上更大的享受而聚居在城